

南京大学 2002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(三小时)

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 评论写作 (420)

适用专业: 中文系所有专业

注意:

1.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“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答题纸”上,写在试卷和其他纸上无效;
2. 本科目允许/不允许使用无字典存储和编程功能的计算器。
3. 本试卷含两大题,文艺学、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、戏剧戏曲学专业考生做第一大题;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考生做第二大题。

要求:仔细阅读原文,写一篇 1500 字左右的评论文章,题目自拟,不拟题者扣分。

第一大题: 去甲秀楼玩 何士光

小时候听伙伴们在甲秀楼旁吹牛,吹的是贵阳人赢了四川人的故事。一个四川人说:四川有座峨眉山,离天只有三尺三;一个贵阳人则说:贵阳有座甲秀楼,半截插在云里头。明知是吹牛,也还是跟着咯咯地笑了,毕竟是我们自家的甲秀楼。

甲秀楼确乎是我们自家的。走出了院子就是小巷,走出了小巷就是石子路面的街道,再走呢,就是河滩了。没有小巷和院子的城市似乎算不得城市,没有河滩的河流似乎也算不得河流;这些我们都有,南明河上就有甲秀楼。它们襟带在一起,让我们伶伶俐俐地在这儿逗留。

《诗经》里有“河水清且涟漪”的句子,就让人以为说的是我们的南明河水。我们可以游水,这是不必说的了。那末开始的时候,也只能在河滩上蹲着,看伙伴们往甲秀楼游过去,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,把一颗心看得痒痒的。后来用一只脚踩着河底的鹅卵石,虽然不是游水却做出游水的样子,像一只“三脚猫”,也让人挺满意的。突然地,脚下的鹅卵石松动了,踩不着河水了,人就沉落下去。可是一阵的慌乱过后,拍打出许多的水花,人却浮起来了,也就学会了游水。

这时候仅仅是爬到那桥墩上,在那儿晒晒太阳,就是不够的了。以这样的身手,就得到甲秀楼那一边去,找一段更深一些的河水。不知深浅固然

切莫下水,但切莫下水又怎么能够知道深浅呢?终于从又宽阔又明净的河面上游过去了,上到芳草青青的河岸上,便向河这边眺望。于是就看见阳光一片明亮,有鸽子在瓦檐的上空飞翔。此后虽然也见过他乡的繁华和熙攘,似乎也不及这儿的一瞥,始终叫人冥想。

四处找找看,河岸上会不会有什么留给我们呢?很快就找到了毛桃,虽说很小,又很苦涩,但经自家的手摘下来,并且放进嘴里,又还是甘苦自知的。或者是残梗上的苞谷,还有被人遗忘的葵花,那就更好了,就让人喜不胜举。世间纵有一掷千金的快乐,那又怎样呢?同一文不费的快乐相比,其实又是一样的。枯瘦的葵花固然不容易摘下来,也没有关系,就撕开它好了,只要手段纯熟之后,也能一眨眼就弄到手里。比不得对岸那边的梧桐籽,虽说十分可口,却高高地挂着,不见落一些下来,让人朝思暮想的……

回头看看河水,河水还是一刻不停地远去。那末就跟着它走吧,只消走一会,就是南明堂了。南明堂是一座公园,有干干净净的茶舍,树荫下还有干干净净的椅子,是可以供人们在河边喝茶的。也仍然可以游水,水是深多了,一下子滑到水里,偶尔让哪家的爹娘碰见了,便会说不出的惊慌,不知道这个儿子多久学会了游水,也不相信这个娃娃

还有这样的胆量。这当然也无妨，有道是母亲的希望在儿子的身上，儿子的心却向着远方。再游一会便到河对岸了，没有了树荫的遮掩，那儿的水就特别温暖，阳光也特别明亮。

小托尔斯泰说：在血水里泡三次，在碱水里浸三次，在清水里洗三次，我们就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，这自然是说来口方长；眼下对于伙伴们来说，在南明河水里泡了半个下午，也就很干净了。等到又回到了甲秀楼，就想去翻一翻小画书。旁边的一家阅览室，有篱笆，有石阶，还有深红色的门帘，就一直在路边上。读书比不得喝酒，其实是不可以大家一道来读的，那怎么行呢？但这家阅览室敞开着，不拒绝你，这就可以让人从从容容地走进去，好像还可以喝一声“我来了”似的。尽管知道不是读书的时候，到底也没有把什么读进去，也很称心如意。

也有不想去阅览室的时候，那就再往前走，很快也就能看见一间茶馆，然后便留在茶馆里。当然不是为了喝茶，那怎么成呢？就是把衣兜全翻开来，小伙伴们也是连一个子儿也没有的。再说那茶也没有意思，让人好久都想不清楚，怎么能把一碗茶反反复复地喝下去。伙伴们若是到那儿去了，便是去听《说岳全传》，或是《隋唐演义》。有一道木板的楼梯，就是可以坐下来的。胖胖的老板娘倒也大肚能容，拎着茶壶走过来了，瞟了人一眼之后，也能容你在那儿坐着。只是说书先生却刁钻得很，总是在最紧要关节的时候，便来一句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直让人恨得牙痒痒的。终于有一天发了一个毒誓，要自己去找一本《卧虎藏龙》来，不管怎样也要一口气读下去。由此结下来一段因缘，到了自家也来写一些文字的时候，也常常想起老板娘的那只茶壶来的。

白昼是过去了，夜里便有雨声响起来。南明河要涨水了吧？涨了水的南明河就是不能游泳的。但到了大雨过后，又才会让人惊喜不已。原来我们的河水里，竟然有这么多的鱼。快些去看吧，扔下书包就去。人们站在桥墩上，只消往河面上伸出一只网兜，鱼就会意气风发地跳进去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鲤鱼、鲤鱼、鲤鱼……当然不一定是鲤鱼，这个句子是我后来读到的，是汪曾祺汪老写下来的，说的是他的家乡的事情，和我们的南明河没有关系。但这也一直让人在想，那时候跳进网兜里去的，如果不是鲤鱼的话，又会是些什么鱼呢？

猛然间听见有人在喧哗，跑到最高的桥拱上一看，虽说是江河横溢，人或为鱼鳖，但在漫涨起来的河水里，又还是有人从桥洞下边游过去。这是可能的吗？怎么能这样呢？但这是可能的，而且还轻捷极了。人们还在惊疑的时候，在远远的河湾那儿，即出现了他们的身影：不仅让人能确实地看见他们，而且还能依稀地看见他们的笑意。

不用说，这笑意也是让人神往的。想到等自己长大吧，长大了也可以去试一试的。

然而怎么说呢？一位将军写诗说：“忆昔登泰山，中途即回返，从此失机缘，至今悔不转。”在这个千门万户的尘世上，在这个古往今来的人世间，会失去机缘和悔不转的，就不必是泰山，也不止是泰山，后来我们也就失去了机缘。我们的河水后来就浑浊了，黏稠了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的鲤鱼或者不是鲤鱼，也没法到这河里来跳跃了。

日子就朝云暮雨地过去。而今自己也还从甲秀楼旁边经过，夜晚到来的时候，甲秀楼的轮廓由一串暗红色的灯饰描绘出来，美则美矣，亮则亮矣，挂在那模糊不清的夜幕上，却仿佛是走不进去的。

但也常常有这样的時候，这人的心思一飘忽，却又看见了那些河滩和河岸，则依旧是在月光下，有人在挑水，有人在洗衣裳。于是有一首叫《月亮光光》的儿歌，便来到人的心上，唱道：“月亮光光，下河洗衣裳，洗得白白净，拿给哥哥穿起上学堂。”歌声里的日子很辛劳，但也很温馨，很安详……

噢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缘，谁说不是呢？而今河滩是没有了，那种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夜晚也没有了，但河边的灯柱不是在缤纷地闪烁着，歌厅里的演唱不也是轰轰烈烈的？至于用来游戏的机器，还有小食摊子上排开来的食品，乃至灯红酒绿之中的幢幢人影，也一样是叫人流连的……

所以这不同的机遇，其实又是相同的，既不能挑选，也无须执意。以人生一世的光阴，到底也只能落在一段时日里，然后去经受同样的白天和夜晚，同样的悲欢和散聚。如果有幸的话，也能凭借着不管哪一种机遇，同样地走进永恒的归宿里去……

何士光，贵州省作协专业作家，所著小说多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。

南京大学 2002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(三小时)

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 评说写作 (420)
 适用专业: 中文系所有专业

注意:

1.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“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答题纸”上,写在试卷和其他纸上无效;
2. 本科目允许/不允许使用无字典存储和编程功能的计算器。

第二大题:

邮编、邮码:谁笑到最后?

胡山云

朋友,你是邮编派,还是邮码派?也许这个问题提得有点突兀,你还没注意到这个区别,那就请你找几张名片来研究一下吧。早在二十年前“邮政编码”问世之初,便出现了简缩形式,但有的写成“邮编”,有的写成“邮码”。邮编乎?邮码乎?两者长期对峙,至今未能统一。

简缩,这并不奇怪。汉语早就出现了简缩的趋势。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”可以简缩为“中共中央”,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”可以简缩为“全国政协”,“东方电视台”可以简缩为“东视”,“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”可以简缩为“《现汉》”……这种简缩不仅有助于提高交际效率,而且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数量和表述手段。它展示了汉语使用者的智慧,同时也反映出了汉语这一符号系统的柔韧性。

然而,简缩是有条件的。第一,必须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律,而不是胡乱的拼凑,比如“上海教育出版社”可以简缩为“上教”,这和“上海电视台”简缩为“上视”、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”简缩为“上广”、“上海大学”简缩为“上大”一样,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组合;如果简缩为“海育”则让人不知所云。第二,必须尽可能保留原来词语的关键语素,以准确传递词语全称的全部信息。比如上面提到的“《现汉》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其中“现代汉语”四字,是对这本辞书性质的限定。“现代”限定的是时间,“汉语”限定的是语种,“现”、“汉”无疑是两个最关键的语素。因此一说《现汉》,凡是熟悉工具书的人,都知道指的是哪本辞书。第三,简缩以后的词语必须具有独特的辨识标志,不发生混淆,更不能产

生歧义。比如“上海吊车厂”便不能简缩为“上吊厂”，否则开会时问一声“上吊的人来了吗？”这还像话吗！

还是回过来说邮政编码。是“邮编”好还是“邮码”好？哪一个更符合汉语的简缩原则？我们不妨先来作点分析。从语法学的角度来说，“邮政编码”是一个偏正结构，“邮政”修饰“编码”；而“编码”又是一个偏正结构，前者修饰后者。所谓“邮政编码”，就是用于邮政的经过科学编制的数码。“码”是一个最核心的语素。不言而喻，“邮码”是最能反映“邮政编码”的特性和功能的，而“邮编”则带有相当的模糊性。“邮编”可以勉强看作名词，但也可以看作动词，指从事邮码编制工作。为此，在《瞭望》杂志1992年第30期上，邮电部邮政总局有关同志在答复读者来信时明确说：“邮政编码”缩写以“邮码”为宜。

遗憾的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却是“邮编”大行其时。《语言文字报》1993年8月8日曾刊登一封读者来信，这位读者先后两次对邮编、邮码的使用频率作了随机抽查。第一次，邮编：邮码为2.5：1；半年后，邮编：邮码为19：1。于是，这位主张使用“邮码”的读者无奈地说：“邮编”战胜“邮码”看来已成定局。《咬文嚼

字》创办后，坚持使用“邮码”，这表现了刊物使用语言的严肃性和责任感，可是据说几乎每天都收到读者来信，指出“邮码”用得不对，应该改为“邮编”。真是鹊巢鸠占，乱色夺朱，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。

“邮码”已奄奄一息。造成这种局面，我想邮电主管部门是有责任的。“邮编”还是“邮码”，完全可以通过你们的选择和宣传，发挥强有力的导向作用。另外，语言学家也是有责任的。我请教过不少语言学家，他们都赞成用“邮码”。既然如此，当人们随心所欲、误入“歧途”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喝一声呢？报刊广播电视部门同样也是有责任的。作为大众传媒，你们有着难以估量的威力。一般人分不清邮编、邮码，情有可原，你们应该择善而从呀！“邮编”之所以“如日中天”，不正和你们的传播有关吗？

“邮码”的命运，也许已经难以挽回。笔者在此唠叨几句，是想从中引出一点教训。为了维护汉语的纯洁性、科学性，有关部门既要有战略眼光，抓好大政方针；又要有务实精神，关心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，以免更多的“邮码”重蹈覆辙。当今之世，新词不断涌现，这种务实精神也就尤其显得重要。